蓉塘詩話

借竹道人按甕隨筆　蓉塘詩話卷之九

仁和姜南明叔著

貧富不愛錢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爲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爲吏部常稱之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不受雲布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

豫侍郎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授茶種溪今之縣令錦上添花不受還之華亭之雲亦不始於端叔雖設責之然亦其言豈有病吾民者乎

表語用事

宋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歷仁宗惜其法兩衙掖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善文趙癸出宰執拜右相言者論癸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蔡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啟櫝所讀何書敢以趙朴之言而自解乃出判潭州人亦服其用事之切

神宗論溫公詩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曰數日前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告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

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耳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吁奸人類皆以言語文字激怒人主以陷人于罪既以此陷蘇子瞻而惠卿復欲以此中傷司馬公苟非神宗之明幾何而不墮其轂中耶

逐臣表語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斷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

亦衰之初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國史載其樹表未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黄閣喉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亦可哀也

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蟄春生於腐草廢爐煖發於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鼎俎之横灾詞亦工而有味也

盧杞奏食官家

唐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

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家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然則杞囿奸邪其竊州郡蓋亦有可觀者吁始之取寵也以愛一州之民終之售奸也卒以遺天下之患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信夫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吳城感舊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趙佗空有稱尊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謾藏金

愾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此高侍郎李迪吳城感舊之作也使張士誠而聞此當含愧入地矣然以本朝續綱目之例論之亦不必深責也

與常獎忠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遣警曰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懿公穀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危不遺家

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 王師敗績於土木 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

紹時爲脩撰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

猪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猪鼻按金史宋被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縶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駐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駐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猪鼻耶買住不敢仰視資倫後投江死猪鼻二字見此

捏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爲爾捻兩把汗按元

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悦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相時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於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敘虞芮質成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敘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刮湯洗胃

齊南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帝謂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爲忠信士

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爲盛者以其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吁以唐人之作欲窺鄭衛緇衣鷄鳴淇澳宛中之漸離且不能得況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

管絃而歌于朝廷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康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脛大於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之言疑亦本於此

溫嶠去王敦像

晉成帝時溫嶠爲使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

人合稽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
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吁惟此義不行於天下
則河北逆黨以安史爲聖人而祀之又何怪乎

題嚴子陵祠詩

唐洪子輿題嚴子陵祠詩末云高風激終古語理忘榮
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變詩通篇格調高古結句辭
意俱到可與范碑頡頏同垂不朽子輿睿宗時爲御史
勁直不阿

送李邕詩

唐明皇送李邕之任滑臺詩有云課成應第一良牧爾

當仁帝之初政清明故形於歌詠莫非愛民之意及天下小康淫侈交蝕其天而蓄一忍心遂至一日殺三愛子而不少恤甚至雲南之征喪師無紀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乎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鬼教

李瑒北魏孝明帝時爲高陽王雍友以時人多絕戶爲

沙門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絕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金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鬼教二字見此甚新

鬚鬢早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早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然世人謂鬚早白者為衰徵恐不盡然也

戀童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吉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三陸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晉人號二陸　陸琰字溫玉陸瑜字幹玉陳人號二陸　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

子靜宋人號二陸右皆兄弟以文學顯于時

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　晉王褒字偉元　周王褒字子淵右三人皆有文學

剔齒閒思錄　　蓉塘詩話卷之十

仁和姜南明叔著

老態

元吳興趙文敏公孟頫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髭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酌見者不能請此悲夫吁能知老態而能至此境者幾何人哉

子房孔明

古今論者皆謂張留侯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先後相伯仲也然武侯有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又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數語留侯不能道之也則武侯乃伊呂一等人物謂爲三代遺才者信夫

唐僖宗幸蜀詩

唐黃巢亂僖宗幸蜀羅昭諫有詩云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楊妃雖有風人諷刺之意而忠厚不足也

蓴菜櫻桃

予暇日過訪洪子美留飲出尊羹櫻桃侑酒曰此祖母舅氏蕭山魏公家所贈也使猶在門蓋子美祖母襄惠公之夫人則魏文靖公之孫女也因憶文靖公致仕家居時勢丘劉莉莊士亨以詩寄之以寓情其二云當代推公獨擅塲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則此二物爲蕭山之佳品魏氏之世享者可羨可羨

武弁名言

儒紳之鄙武弁自古皆然目桓宣武爲兵目狄武襄爲黥卒其他或目爲老兵或目爲老倫官者往往有之然

其間人品之超邁才畧之英武識見之遠大而縉紳多有不及者不能與舉也晚生後學於前輩中固當考其人品觀其議論雖武弁亦不可輕忽之也姑以一事言之宋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吁王之海道名言也豈可以武夫而少之韓宋二公晚年始有服善之心豈非學力之到歟

晚晴

諺云晚晴千日今世俗久雨見晚晴輒喜然唐李義山詩有云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則晚晴之言其來久矣

正人知

士君子立身行已當求無愧於心不必求同於俗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可矣嘗愛司空表聖一聯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疎還有正人知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

金陵懷古

趙文敏公子昂金陵懷古詩云銅雀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漆宮煙花樓閣西風裏錦繡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黃雲没斷鴻黃文獻公晉卿金陵懷古云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先長内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煙霞二詩在元儒中皆絕唱其意則黃公為優也具眼者自能辯耳

元世祖

今帝王廟胡元世祖亦得與祀盖以

國家統序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
流於倡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
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
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
於座偶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
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致亡
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楊璉眞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萬
之師棄於海島慣其敗衂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如隋
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

遣使括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贖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或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可也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列於三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

詩有所感

唐王昌齡詩云奸雄乃得志遂使羣心搖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昌齡此詩有所感激而云使明皇用張曲江之言則祿山之亂何自而生使德宗行陸宣公之策則朱泚之禍何由而起忠言

近耳摘棄長策不四十年而大盜竊發者再覆沒兩京天下騷然雖仗忠臣義士之力旋能收復而唐終於不振也予讀昌齡之詩重有感焉

量銘

古人器物皆有銘識如湯之盤銘文王之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諸銘正考父鼎銘及博古考古二圖可見古器物皆有銘識漢儒集考工記以補周禮冬官之闕凡攻木之攻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具載職司器制然雖非周禮之體蓋亦古人之遺書也且如㮚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

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夫鍾磬弓劒諸器皆不有銘而獨量有銘蓋遺之也此書器度不苟綜理周密秦漢家所不能及而匠人營國之制亦秦漢所不用則知為周之遺制無疑也

劉禪孫皓

劉禪之庸愚孫皓之淫虐其致亡國皆無足惜者然使孔明不死陸抗猶在則邦未必遽亡也蓋禪近儒實皓亦聰明漢晉春秋云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奏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何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

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拜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閒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又三十國春秋云吳王孫皓爲晉所滅以爲歸命侯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棊皓在側濟問皓曰聞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豈有之乎皓曰見失禮於君者則剝刖之時濟伸腳局下皓以此譏之濟瞿然收腳由此觀之使西陵得人如遜抗羡維量力以舉事以晉武之德未必能一鼎足之勢也

蒙貴

酉陽雜俎云猫目睛旦暮圓及午竪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一名蒙貴一名烏圓故古今詩人詠猫者多用蒙貴字按爾雅蒙頌即蒙貴以猱紫黑色可畜捕鼠甚於猫又一統志安南國土產內載蒙貴狀如猱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於猫觀二書所載則蒙貴自蒙貴非猫也雜俎誤矣

百舌

本草陳藏器云百舌鳥主蟲咬炙食之亦主小兒久不語又取其巢及糞塗蟲咬處今之鶯一名反舌也按禮

記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註疏謂反舌百舌鳥易通卦驗云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又詩註疏云黃鳥鸝鶹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椹熟時來在桑樹皆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今百舌鳥玄身黃觜爪大如鴝交春始鳴學盡百鳥之音至夏五月則寂然矣鶯則身黃翅尖黑觜爪紅暮春始鳴本草謂百舌即鶯誤矣

東坡不殺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

手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觀此言雖東坡平生好佛而有此言亦士君子惻隱之心所當然也東坡在獄中寄子由詩有云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非身在險難而與死為鄰者不能形容如此之親切也

日記

本朝巡撫江南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勤慎專心於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者聞公在任時置一曆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日晝晴夜雨某日夜晴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其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日時風候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

語亦公事非鼓譆也按汝南師友談記蔣頴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志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具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霜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觀此則古人亦嘗爲之矣

黃河套

陜西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北虜時竊入其中居久之乃去蔣文莊公咸

爲禮侍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駐牧耕種也今聞虜居其中皆長子孫邊將不復逐去之縱不能爲患然侵盜之事不能保其必無也議備邊者宜有以預防之

傲骨

戴氏鼠璞云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

槪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籧篨不鮮又曰得此戚施又曰無然夸毗籧篨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若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孫魴誥詞

宋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以予觀之或者戲爲此語以譏魴耳非誥詞也倘有之豈王言之體哉

八司馬

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盖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時許出正下反爲所勝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説似終不與爲善者非春秋之意也雖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厥乎氣稍申矣

詠猫

陸放翁務觀贈猫一詩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氊坐食無魚劉後村潛夫詰猫一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飯

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劉詩不惟友陛之意蓋有諷予在位者

國朝天順間菊莊劉先生士亨亦有詠狗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不管黃昏鼠輩忙亦潛夫意也菊莊又嘗題詩於南屏淨慈寺壁有云虎熟不驚團社客鷗閒嘗送過湖僧時按察使泰和曾蒙簡見之笑謂寮寀曰是乃譏我輩也

護法論

唑宋丞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嘗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

巨璵曰璵又何論公駁其言而止後閱藏經悚然有悟乃作護法論夫商英初附王安石後復叛之其性傾仄無常於此亦可見矣彼有定見之君子果如是乎

術姬妬寵

典論云司隷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將軍貴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吁術志趣如此則必不能延攬英雄同奬王室而建桓文之功其不

明文如此則必不能舉直錯枉隨機應變相時而行以平僭亂以安天下其不能保終臣節困餓而死宜哉

慕勢

典畧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誠彧娶之爲論者所譏按史謂緄爲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彧亦舉孝廉人稱其爲王佐才而父子慕紛華甘心權勢身名不知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不畏於聖賢獨不愧於傅公明乎然則匪龍也鱔也匪王佐也庸奴也其甘心於操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

是以君子愼之

作邑之難

令之作邑者多進士舉人初筮仕者也上而監司府州之責成下而鄉社百姓之爭訟急而征斂以供軍國之需近而嚴愼以防吏胥之弊能否出陟皆繫於此苟非廉以處已公以服衆明以折獄愼以御下勤以涖事則未有能稱者也宋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大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

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衛夫人書法

古今法帖晉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善書有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然則右軍書法自衛而授耳

評花

宋錢康功言予嘗評花品以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房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鄰貧女以予論之則不然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蓋以興王姬公子也何負於杏而鄙賤之若此耶康功之評如游女摘花惟競

其色也

蔡謨戲王導

晉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之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議欲加公九錫導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曰往與羣賢游洛中何嘗聞有蔡克兒也克謨父名吁謨戲之謔者也導不可譏者也公卿位高望重其宜此乎其不宜此乎君子思同寅協恭之義懼小隙而成大釁不謹於戲而已

詠明妃

鑠冠徐延之云宋劉屏山先生詠明妃絶句云羞貌丹青聞麗顔爲君一笑定天山西京得有麒麟閣畫在功臣衛霍間詩載肴𨿅雜録予以爲均之詠史也而議論宏遠含蓄無恨較之胡曾所謂何事將軍封萬戶却教紅粉去和戎相去萬萬矣以予言之漢之和戎儘爲失策屏山之詩意渐而巧而曾所責不爲無謂也

羅隱手植海棠

吾杭附郭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黄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

淵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覩此杭州海棠亦香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重稱過實徒誇其韻不能慰彭淵材之恨耳

世濟廉介

李誠字居定台之黄巖人中正統辛酉鄉試爲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於流俗其弟子贄見之禮一皆不受而於束脩止納其富者若貧者反與之錢米以勉其學有弟子黄鉉者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晦菴圖求楊尚書仲舉題詠其上以贈之誠曰尚如此使我爲市名矣但欽楊公之詩而還其畫裝潢即出外而居未幾茂弘永

樂乙未進士任考功員外郎康愼齋許一塵不緇僚友咸推重之年未六十力乞致仕一室蕭然晏如也優游十載而卒載紀善錄若居定者可謂世濟康介者矣

溫公詞

世傳司馬溫公有席上所賦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粧成紅煙翠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楊元素學士跋云溫公剛風勁節聳動朝野宜其金心鐵意不善吐軟媚語近得其席上所製小詞雅亦風情不薄由今觀之決非溫公作此宣和間恥溫

公獨為君子作此託為其詞以誣善良不待識者而後能辯也

獸有人心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鶺鴒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擲號呼而斃又周公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

少實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旣中毒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隨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如也又幕府燕閒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梁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趍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師經堂餔糟編　　蓉塘詩話卷之廿

仁和姜南明叔著

河游[illegible]

論魯齋靜脩

草木子曰許魯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劉靜脩公之以予言之則不然律之以聖賢出處之道春秋經世之法則魯齋不逮靜脩遠矣

講老子

蘇欒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以是見蘇氏父子之學出於縱橫釋老雜吾儒異端莫適所從矣

莊荀楊子之文

陳後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篇與屈騷何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愚以爲文章以理爲主而輔之以氣莊荀之氣壯故志節著而文愈奇楊雄之氣弱故志節靡而文愈澀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雄其餒者乎

胡端敏公論仁明武

胡端敏公世寧嘉靖甲申以吏部右侍郎服闋被

召時諫

上追崇者伏　闕下號慟聲徹　內庭

上怒責以[illegible]楚降謫有差公乃上疏畧云臣昔效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蓋是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者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之物何所容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者仁或可過而明過則察武過則殘決不可也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

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罰皆依律決斷茲
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　廷辱之以箠楚則
恐其間或有心寔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偶斃
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臣
知此事非出　陛下本心寔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
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輒大行于　殿陛刑戮上干士
天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謹之於後而
已又言新進狀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
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不合而以後難
謂其事事之皆非　聖明於是唯以天地日月之無私

心照臨於其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

古文三等

陳後山曰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蓋周之文六經孔孟也七國之文諸子之文也漢之文文士之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辭可以見諸子不如六經孔孟文士不如諸子也

不用宮嬪殉葬

憲宗皇帝受終曰
英宗遺旨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
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宮人殉葬遵 先訓也自後
孝宗 武宗升遐皆不復用矣盖
英宗以前尚有殉葬宮人此後始革也

感事詩

張靖之先生方洲集中感事詩二首蓋爲正統十四年
胡虜犯塞 車駕親征 王師敗績於土木
英宗北狩而作也憂時感慨觸目激中使當時將相覩
此亦有動於中否乎其一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

師下九重　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慶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閫外誰成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其二云實馬朱輪接上游時危誰解奉天憂鼎湖龍去英雄盡劍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勲野死潼關破誤國何人更首丘

燕臺懷古詩

蒙泉岳季方先生名正漷縣人天順初自翰林入閣英廟深所眷注後為曹石所嫉謫黜補外卒興化守嘗有燕臺懷古一律云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

秋風易水人何在午夜盧溝月自明召伯封疆經幾換荆卿事業尚虛名黄金不置高堂上似怪年來士價輕結句深有慨於時也

山庄四時樂

山庄四時樂四章宋舒城李公麟之所作也公麟字伯時元祐間登第爲泗州錄事參軍伯時好古博雅長於詩工草書圖畫時以比顧陸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辯別款識爲考古圖黄山谷謂其風流不減古人元符中歸老肆志泉石作龍眠山莊自號龍眠居士其四時樂一章云桃李花開春雨晴燕

谿布穀迎村鳴家家塲頭酹酒瀧傲笠庄主爽作興黃犢先破東南村一章云人雲蔽月當空淨畦頭耕草汗欲流綠竹人寂鳥聲休蔭來歇午乗清幽山妻送餉扇灘頭三章云黃雲萬里秋有成村村酒熟家家迎封羊賽社人不醒醉後鼓腹歌昇平欣然同樂倉滿盈四章云寒風十月雪欲飛居人衾榻添紙幃地爐活火酒頻煨尾盃不說羊羔肥醉來曲肱歌聲微

詠遊絲

山陰朱克粹詠遊絲一律云紫陌遥看一縷微籠煙曳日轉依依不緣蛛網縈鈿合背逐鸞梭上錦機香骨落

花低趂蝶暖隨柔絮欲沾衣無由繫得東君駕空向春
風上下飛充粹名純詠物之作不減前人韻格也

蓉塘詩話卷之十二

仁和姜南明叔著

勸學文

勸學文一篇宋荊國王文公安石之作也通篇皆以肥家潤身之利歆導學者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養其良知良能者畧不相及也善乎李之彥之論曰卑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既得志之後恣其掊克惟以金多為榮不以行穢為辱屢玷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寘之不恤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人也毋惟乎玩視典憲為具文一切寘廉恥於掃地

氣習日勝若根天眞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論曹操

宋景文公曰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宇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唯劉備爲綽綽云又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此論深爲有見然曹瞞尚不能容物已見唐崔塗之詩而

荀彧之志杜牧亦嘗道及之矣

詩含怨刺

蕭與陳漢昭顯能詩嘗題枇杷山鳥圖云盧橘垂黃雨湘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裏竹實蕭疎鳳亦饑此詩怨刺之意見於不言之表較之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及許令之苜蓿長闌干之句辭雖隱而意愈露矣

題趙子昂畫馬

姑蘇沈石田啟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

賈去騎西淮李文正公亦有一絕云宋家龍種憶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宋仁宗明恕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程囚其人于獄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之安得不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之輒止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夫以唐太宗之賢猶殺李

君後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疑故也仁宗於此其過二君遠矣謚之曰仁宜哉

按察司官不糾劾

永樂己丑　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玉會集失期

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糾劾皆謫楊青驛給役

狄盜知正人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墓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虜盜謝達犯惠州焚東坡白鶴故居致奠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毀之賊盜猶見蘇古而天恩集吁縉紳所存不

如裘狄盜賊可數也夫

慶樂園詞

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荆棘中惟存古桂百餘散求句亦有猶今之視昔之感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園東窓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樹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文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余嘗讀此詞不覺為

之增數株三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余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者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矣杭城中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陳家者已鬻之而折去矣止遺一坎許氏者自余結髮已來不三十年已七易主矣吁此奢僭之尤者也君子貽厥孫謀當訓之以勤儉慎毋蹈此而取誚於後人焉余因讀叔夏之詞重有感也於戲

過宋陵詩

陳橋驛畔歎倉皇點檢歸來作帝王玉斧不揮螳後雀朱牌空寓火中羊早知金狄無誠約何必珠襦有護藏泥馬南來成底事江邊白塔更淒涼此鄉先達存齋瞿先生宗吉過宋陵之作無限傷悼不平之意見乎其辭斧鉞寓於吟咏之內也

羅結

人以太公望年過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而伐紂救民以安天下爲古今大老一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

秋御監與後宮出入邸內年一百五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緒雖不敢比望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僧可觀入院詩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會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呼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作粥救饑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仙林寺中饑民爭死不爲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民振乏爲事乃請杭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即普提寺作粥夜爨寘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挑杓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爨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益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東海翁自評

東海翁華亭張先生汝弼禀識許異究之學問老且不倦爲文章典雅深厚詩清徤有風致而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游先生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嘗自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予所敢知也然維一峯先生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而先生慨慷作詩送之及守南安謝病歸民相與立生祠嶺下文數請縣移文候安否則其爲政可知矣

黃堂

黄堂即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黄遂名黄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黄堂昉此或謂以黄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黄堂猶三公之黄閣也緗素雜記天子曰黄闥三公曰黄閣給事舍人曰黄扉太守曰黄堂見姑蘇志

讌飲用女樂

唐宋文武官公私讌飲皆用官妓奏樂侑酒又歲時節序皆許各擇勝地以相讌會雖從官如魯宗道亦飲於市肆上知之不責也

國朝洪武間於兩京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

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皆有官妓嘗觀臨川揭孟同宴南市樓詩云帝城歌舞樂繁華四海清平正一家龍虎關河環錦繡鳳凰樓閣麗煙花金錢錫宴　恩榮異玉殿傳宣禮數加冠蓋登臨皆善賦歌詞只許仲宣誇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燕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觀此則知國初縉紳宴集與唐宋不異也後始有禁耳孟同名軏洪武初以明經舉任清河知縣

炎凉得失

東陽子俞子曰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凉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悉如云比隣三井在山岡二井氷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凉又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含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聚以一絶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宜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夫炎凉在人得失有命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炎凉得失何預於心哉

二詩之意蓋亦有激而然歟

不用隸卒勾攝

宣德中金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應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題四皓弈棋圖

廣寧伯王襄敏公越有題四皓弈棋圖一絕云暴楚強秦一局收不應未著又安劉就中諸呂眞勍敵賴得旁

觀有絳侯朱克粹一絕云一局殘棋尚未終白頭何事
到青宮可應千里冥飛翼却憶劉侯智略中二詩感寧
之辭意俱勝也